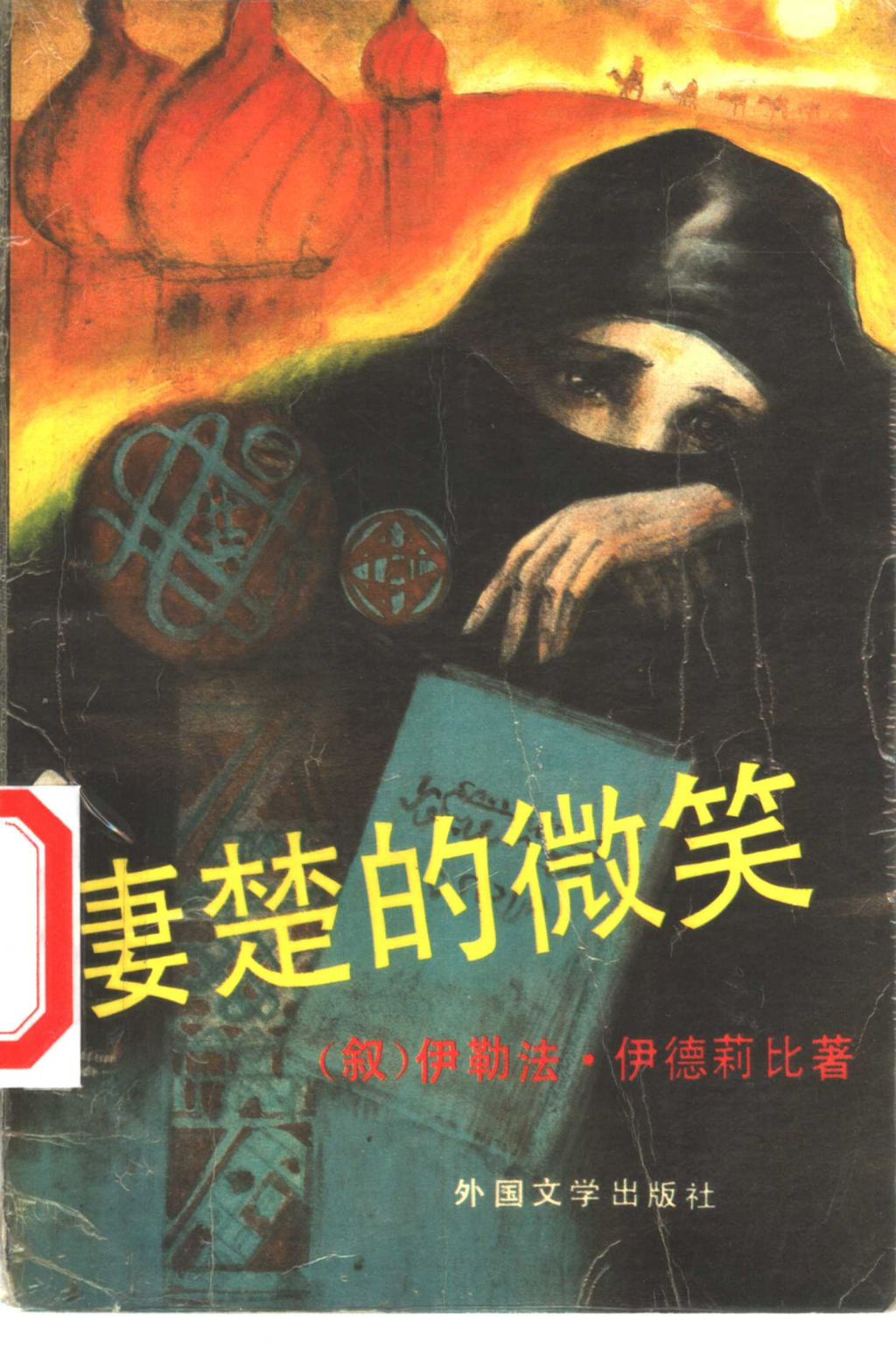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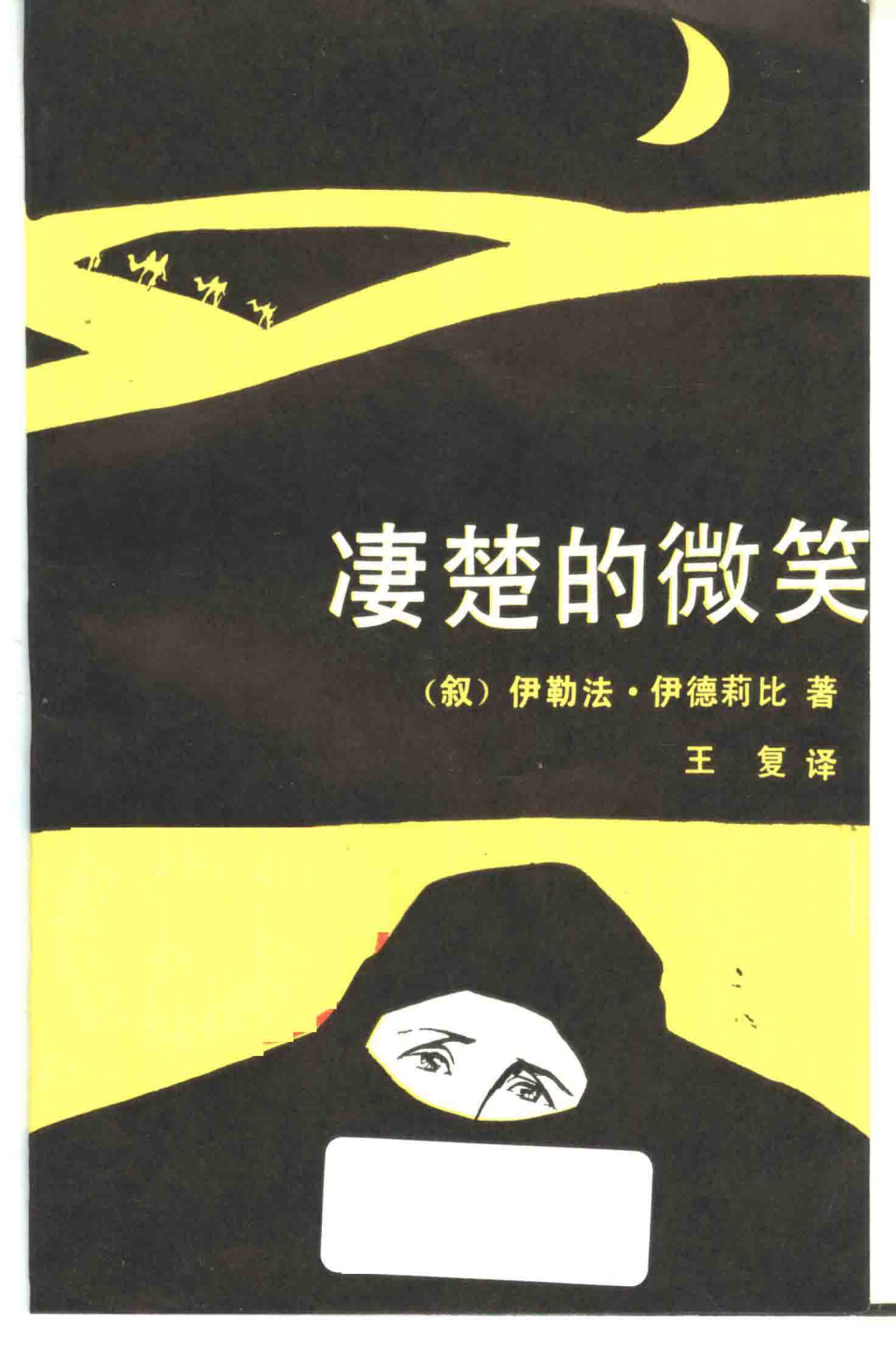




妻楚的微笑

(叙)伊勒法·伊德莉比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凄楚的微笑

(叙) 伊勒法·伊德莉比 著

王 复 译



الغزة الادبي
دمشق يا بسمة الحزن

منشورات وزارة الثقافة و
دمشق ١٩٨٠ - دمشق
ترجمت من القومية

凄楚的微笑

Qichude Weixiao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5}{16}$ 插页 2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30

ISBN 7-5016-0107-0/I·107 定价 2.90 元

前 言

妇女问题是阿拉伯社会中的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当西方的女权运动已蓬勃发展时，叙利亚的妇女仍被厚厚的黑色面纱禁锢在男人的世界中。《凄楚的微笑》就是一部反映叙利亚妇女问题的小说。小说的作者是叙利亚著名女作家伊勒法·伊德莉比。在本书中，她以一个女人所特有的细腻笔触和无比愤恨的心情，描写了叙利亚抗法斗争期间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女人们的命运。

小说的主人公是富商的女儿萨布丽叶小姐，她天资聪颖，自幼便是家中的佼佼者。只因为她是一个女子，便成为大哥的眼中钉。当她在上学的路上结识了有志青年阿迪后，便渐渐坠入了少女初恋中，但又不得不时时提防着家庭和社会的责难。

抗法斗争爆发了，在这场斗争中，萨布丽叶的家庭俨然是叙利亚社会的缩影，有人为这场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卑鄙地诅咒这场斗争。萨布丽叶满怀着纯真少女的热情，盼望着斗争的胜利，期待着恋人的归来。

一对恋人终于重逢，炽热的爱恋，高昂的激情使萨布

丽叶生活得很充实。她以一次又一次的幽会向禁锢着她的势力提出愤怒的抗议。

萨布丽叶在恋人的鼓励下参加了叙利亚第一次女子示威游行，不料激怒了父兄，他们坚决禁止她走出家门，剥夺了她上学的权利，甚至对她进行了侮辱性的“贞洁”体检。她起初曾以绝食表示抗议，后来又与恋人策划私奔，不料穷凶极恶的哥哥竟派人暗杀了她的恋人。她陷入了绝望，仅仅为了侍奉父母才生活在世上，然而威逼她的势力并未因此罢休，她走投无路，终于以死相抗。

除了女主人公萨布丽叶之外，作者在这幕感人肺腑的悲剧中还描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类型的妇女，其中有靠美色和淫威左右男人的女人；有只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生活的女人；也有在被生活嘲弄之后勇敢地面对社会挑战、与情人大胆私奔的女子。因此，本书的魅力不仅在于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悲剧，还在于它向人们指出了女人究竟应该如何立身于社会，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妇女文学方兴未艾的阿拉伯文学中，它不仅令人瞩目，而且博得了男女读者的一致赞誉。

译者

1988 年于北京

第一章

那是一个神灵纷至、遐思悠悠的春夜……鲁莽画家信手丹青，恣意泼墨，竟把这融融四月的庭院勾画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交响乐式的画面。

自墙头垂下的爬山虎如飞珠溅银的瀑布。

鲜红的喇叭花攀附在拱形门厅上。

淡黄的茉莉悄悄地接近葡萄，在藤架上撑开了一把黄绿相间的印花伞。

一池清水拥抱着一轮皓月，喷泉吟唱着旋律优美而单调的歌曲。

空中飘散着柠檬和酸橙的馥郁的香气，直诱得人想在此美美地松弛一下。

椅子排放在宽敞的庭院里，从过道到门厅，灯火通明，这里似乎在准备婚宴。我曾听过一位亲戚对母亲说：你公公这套房子好象专门为举行喜庆活动设计的，但愿你能在这儿为自己的女儿庆贺新婚之喜。

我仿佛看到一对新人走进过道。身材修长的新郎身着黑礼服，胸襟上优雅地别着一朵白玫瑰，风度翩翩地挽着新娘。那纤腰一搦的美貌新娘穿着薄如蝉翼的白纱裙，宛如

被秋云环绕，纤纤缓步，姗姗而行……想着想着，我竟情不自禁地抚摩起自己的腰肢，看它是否纤细。

但经常事与愿违……我知道，这里并非要举行婚礼，而是在准备悼念亡人的诵经会！

当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翻腾欲出时，幻想便驰骋千里。可是，因为怕人看见理想的翅膀，当它在心头掠过时，人又会自惭形秽或对这幻想进行嘲讽。

我奔驰的遐想突然被走进过道的，头戴白色缠头、身着宽大外袍的十名长老打断了。他们是来为我去世四十天的祖父诵经的。我们的远亲、中年的艾布·伊兹安排他们坐在门厅中间，轻轻地和他们谈着什么。

我从未参加过追悼会。因为按照这里的习惯，象我这样不到十五岁的姑娘，如尚未出嫁，又非死者的近亲，是不允许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若要指责一个姑娘有越轨行为，经常说她是“参加婚礼的姑娘”、“参加追悼会的姑娘”，或“陪伴临产妇女的姑娘”。为避免被人议论，小姑娘们从不参加这些活动。这次，因为死者是我的祖父，我才被允许参加追悼会。

我生性好奇，为了看清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便找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楼梯中间的小屋子，从窗口可以看见院子的各个角落。高兴时，我还可以避开男人的目光爬到楼上去。那里，妇女们坐在我姑姑周围。姑姑是爷爷的独生女，奶奶早已谢世，所以她成了今天追悼会的主人。

男女宾客相继走进庭院。男人们在院内一排排的椅子

上坐下：蒙着面纱的女人们，在男人们狡猾的目光的追随后，径直登上门厅对面的楼梯向楼上走去。

父亲和伯父无精打采地僵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仿佛这个追悼会与他们毫不相干。

艾布·伊兹却奔忙不停，一会儿迎接客人，一会儿又给长老送茶，俨然是一位唯一的全权代表。

一位长老清清嗓子，开始赞美真主，诵读《古兰经》，他那浑厚、亲切的语调激起了人们心中的虔诚。

可是，我竟没有在任何一张脸上——甚至在父亲的亲朋好友和孩子们的脸上——看到一丝悲哀。

莫非祖父活得太长了？他享年八十有余，最后十年瘫痪在床。那时，他最亲的亲人也盼望着他快点死去。

于是，我开始祈求真主让我在孩提时死去。一个人在他尚能为别人谋利益，能使人对他的死感到痛苦和遗憾时死去，不是更好些吗？

于是，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件事情又重现眼前：五岁那年，有一天，父亲一反常态，脸色阴暗地回到家里。见他回来晚了，母亲故意咬文嚼字地说：

“真主啊，你上哪儿去了？我一直在为你担心。我和女儿等了你好几个钟头，我们都要饿死了。”

父亲难过地打断了她的话：

“少罗嗦！我父亲知道自己破产的消息后，突然发病，瘫在他的店里了。我和哥哥得到消息，立即赶到那里，把他背回家，随后请来医生。医生说他的病治不好了。我们把

他留在萨布丽叶^①身边了，不知道我们还能为他干点儿什么。”

母亲大喊一声，劈打着自己的面颊道：

“可怜的人哪，他得了半身不遂了？一个老人，愿主减轻他的痛苦，半身不遂不可治呀！”

她唠叨着，仿佛在发布着不可抗拒的命令。父亲撇撇嘴没有理她。我并没有听懂她的话，可是那顺口溜式的话却吸引了我。我跑到平台上，一边拍着球，一边哼哼着：

“愿主减轻他的痛苦，半身不遂不可治。”

愿主减轻他的痛苦，半身不遂不可治。”

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种祈望或祝福的话。几天之后，我和妈妈去看爷爷。当她和姑姑聊天时，我急忙跑到爷爷房里，站在他的床前，象发表演说似的很得意地说：

“爷爷，愿主减轻你的痛苦，半身不遂不可治。”

爷爷的面孔突然涨红，肌肉痉挛着，狠狠地盯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几乎要撑破眼眶。他用那只能动的手抓住我的手腕，用令我畏惧的口吻命令道：

“快说，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我微笑着，轻轻地回答：

“我妈说的呀！”

他松开我的手腕，把脸转向墙壁，颤抖的声音仿佛在哭泣：

^① 阿拉伯语译音，意为忍受。

“这个狗崽子，我怎么得罪她了，让她盼我死！”

我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干了错事。我说的不是什么祈望，而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于是，悄悄溜出祖父的房间。从此，祖父再也不理母亲。母亲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把脸背过去。母亲问候他时，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一个劲儿地摇头。有一次，母亲问父亲：

“我怎么得罪你爸爸了？他好象打心眼儿里讨厌我，甚至不愿看我一眼。”

父亲一如往常，默默地撇撇嘴。只有我明白其中的秘密。不过，年幼的我已学会对秘密要守口如瓶的本领。

.....

我离开小窗口跑到楼上的大厅里，看见许多身着黑色服装的妇女坐在姑姑周围。姑姑一身黑色丧服，蒙着透明的黑头巾，一只手拿着一块镶着黑边的白手帕，不停地擦拭着涌流出来的泪水，悲痛欲绝地唠叨着：

“爸爸呀，您走了就是我的灾难呀！您一走，我可怎么活呀……但愿您永在在世，让我服侍您一辈子呀！”

我大吃一惊，姑姑说的是弥天大谎！我呆立在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

我真想附在她耳边，悄悄对她说：

“还记得一个多月前的那一天吗？你站在厨房里，看着一大堆脏衣服痛哭流涕，可怜巴巴地向真主祈求：

“‘真主啊，要么把他带走，要么把我带走吧，我再也受不了他的折磨了！’

“当你发现我站在你面前时，立刻将满腔怨恨连珠炮似的向我射来，似乎我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好象哈吉·阿布杜·吐法哈就我一个孩子！一两个星期了，连你们的影子都看不见。你爸，你妈，你大伯和伯母都上哪儿去了？那些有良心、知道尽义务的人都死了，我母亲、萨米哥哥都死了，扔下我一个人受这无法忍受的罪。你爸爸就知道下了班上咖啡馆，和他的朋友们掷骰子。你那位伯父的天地里，除了他那放荡的老婆，就没有别人了。你瞧，我刚给他换了衣服和床单，跟他说，我上厨房去弄午饭。这么一会儿，他又叫我。我急忙跑去一看，又把衣服和床尿湿了。瞧瞧这一堆要洗的吧！刚才那堆比这还多呢！我的手都泡烂了。难道这里的女人生下来就是为受苦受罪的吗？简直无法忍受，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不能出门，我被活埋在家里了！十年来，他白天黑夜地叫着：萨布丽叶……萨布丽叶！真主什么时候能把萨布丽叶带走，不再受这份罪呀！他们叫我萨布丽叶就是让我忍受吗？除了铁锹和坟墓，忍受之后又能得到什么呢？’

“我默默地听你唠叨着，不知如何作答。你说得对。可是，今天，当真主听到了你的祈求，实现了你的愿望时，你为什么又大哭大嚎呢？”

邻居的一位女人附在另一个女人的耳朵上嘀咕着：

“萨布丽叶真行，说哭就哭。我敢保证，她爸爸死了，她就舒服了。侍候了十年还不够吗？她象被判了无期徒刑似的熬过了自己的青春。人一死就会得到解脱，活人也就跟

着解脱了。”

另一个轻轻地答道：

“话不能这么说。爸爸总是亲的。她现在不是哭她爸爸，而是哭她自己。这可怜的女人没结过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当她发现自己成为兄长和家人的负担时，多难过啊！”

对方点点头：

“说的是。”

这两个女人当着我的面，不管不顾地议论着，真把我气炸了。

是的，我们国家的妇女多么悲惨不幸！传统陋习紧紧地束缚着她们，剥夺了她们学习和工作的权利。即使她们有天大的本事，也被迫仰仗他人而生，被人视为累赘，被人讨厌。我多傻啊，怎么没有认识到这个老太太已经理解的道理？我责备姑姑，认为她的哭诉是假的，这个老于世故的老太婆什么也不知道，我才真正知道姑姑和她的兄长之间的一切。

记得祖父去世十天后，姑姑给爷爷上坟。我爸爸、妈妈、大伯和伯母就坐在我们现在坐的这间大厅里。伯父首先对父亲说：

“父亲死去四十天之后，咱们把这座房子卖了，我现在就去找个中人给物色个买主。怎么样？”

伯母不停地眨巴着那一对狡诈的小眼睛，接着说道：

“必须赶快卖。现在房产价格看涨，不能错过机会。”

“卖了房子，萨布丽叶妹妹住哪儿呢！要是我们家宽敞，我肯定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父亲提出了问题。

伯母立刻挑战似的说道：

“你们都知道，我可不能和别人住在一起。”

母亲马上接过话茬：

“可是，你公公的女儿如果不跟她的大哥住，又跟谁住呢？你们没孩子，房子又宽敞，我们家连多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

伯母看着伯父，异常坚决地问：

“你妹妹进咱们家那天，是不是我搬出的日子？你最了解我的秉性，我这人神经质，容不下人。任何人住在我家，我都受不了，和老处女打交道更不堪忍受。”

伯父立刻安慰她：

“消消火，别生气。咱们租一座小的房子，让她自己住。”

他的妻子嘲讽地质问道：

“给她租房子？你和你兄弟上哪儿弄钱给她租房子？两个小职员，除了那点儿薪水，还有什么？让她住在邻居家的一间小屋里还不行吗？”

伯父恍然大悟：

“好主意！”

室内一片沉默。我的父母似乎也同意了伯母的办法。

突然之间，我开始讨厌他们了。我可怜的姑姑含辛茹苦，忍耐了十年，他们却阴谋迫害她。我真心为她难过。她

是多么喜爱这个家啊！这是她悲惨生活中唯一的宽慰。她在院子周围的花池里种上了奇花异草，栽上了葡萄，植下了酸橙，枸橼，柠檬，并把鸚鸟、金丝雀的笼子挂在它们的枝杈上。她还在这所房子里喂养了可爱的沙姆^①猫，在庭院的水池中喂养着各色的鱼儿，这一切是她最大的享受，是她孤寂中的慰藉。她常在邻居和女友面前夸耀庭院中的一切，并把鲜花，酸橙和枸橼送给他们。

他们怎么想得到，让她，一位曾在这一带、在商界中颇负名望的大商人的女儿，住在邻居家的小屋里呢？

我真想加入他们的谈话，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又怕那位粗暴生硬的大伯训斥。正在我犹豫时，听见他对我说：

“赛勒玛，给我们煮点儿咖啡来。给我多放点儿糖！”

我站起身，刚一推开房门，蓦地见姑姑躲在门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作声。于是，我默默地注视着她。

看来她从墓地回来时，就发现他们都在大厅里，于是，站在门后偷听着有关她的谈话。她脸色苍白地随我走进厨房，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

“姑姑，别生气，”我对她说，“不论你住在哪儿，我都和你在一起。”

说完，我立刻搂住她，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肩膀说：

“你真好！你这善良是从哪儿来的呢？别管我。让他们

^① 即现在的叙利亚。

嚼舌头去吧，我不在乎。我并不感到突然，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⁴他们决不会将我活着赶出这座房子的。你会看到我怎样报复他们，我要让他们成为这个城市里人人耻笑辱骂的对象。”

姑姑的挑战，这突然降临到她身上的力量令我吃惊，并略感舒心，但又不免自忖道：

“天呀，她想干什么呀？”

我立即收住迅速掠过心头的回忆，跑回小窗前，唯恐院子里的什么事情逃过我的眼睛。姑姑还在哭，女人们安慰着她，几乎是同时附在她的耳边说着宽心的话。身着黑色丧服的母亲和伯母恐怕遭到那种常常指向儿媳的尖刻的批评，也只好装出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

院子里挤满了客人，那些欲乘机填满肚皮的好事的人们也挤着凑热闹。偌大的院子，一排又一排的凳子，竟无虚席。

父亲和伯父仍然一动不动地僵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竟使我觉得他俩正怒目相视。他俩和那些客人一样，似乎诵经会与己无关。这时，艾布·伊兹跑到门前，迎接头戴呢帽的修道士长老和十名修道士。我无意中发现父亲和伯父的脸上显出了惊奇和质疑，不由得激起了我的诧异和好奇。

艾布·伊兹把修道士们和长老安排在门厅里坐下，以前，我在路上遇到这些修道士时，从未过多地注意他们的服饰。可今天，他们凑在一起，那衣服显得庄严、漂亮。宽大的黑袍下露出雪白的长衫，头上戴着筒形氈帽。那位长老

的帽子上缠着一条绿色的带子。修道士们彬彬有礼，亦步亦趋地跟随着长老。

先到的那些长老们仍在高声诵读着《古兰经》，一个人刚刚停下，另一个人立刻接上，然后全体合诵，最后以“如果我们遗漏了或念错了什么，主是不会责怪我们的”祈求结束。他们是那样热情，随着祈祝的韵律，脑袋有节奏地前后摇晃着，然后把诵念的内容送给亡人哈吉·阿布杜·吐法哈·萨鲁吉之灵。一听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浑身颤抖，大概是对死亡的恐惧吧，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此时此刻，我仿佛才相信爷爷真的死去了，一去不复返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确实失去了他。我是多么想看见他呀。当我向客厅望去，竟看到他正坐在自己的床上，那模样象这座房子里的一件家具，或是一棵古树。他穿着洁净的白衣服，床上铺着雪白的罩单，一圈雪白的胡须环绕着他温顺的面孔。他的头光秃发亮，一双蓝眼睛流露出慈祥的目光，射出犹如真主的一位先知般的光芒。他用那只能动的手拨弄着黄玛瑙的念珠，双唇翕动开合，念诵着真主。他毫无怨言地顺从了前定^①，不挣扎，不理睬尘世中的任何事情，仿佛已经斩断了同红尘的关系，开始走向永生。可是，路是那样漫长，漫长，他不时地呼唤着：萨布丽叶……萨布丽叶……将全部哀怨都倾注在呼唤之中。听了这仿佛是在求救的声音，姑姑急忙跑来，把他扶正坐好，把垫子塞在他背后，喂他吃、喝。

① 前定，又译“定然”，即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由真主预定和安排。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

突然，我的幻想被一支淫荡的歌子打断了。怕是有人疯了，竟在这诵经会上唱起了：

啊，玛丽亚，
使船长和水手神魂飘荡的玛丽亚！
让我那逝去的时光重新返回吧！

我仔细地听着歌词，大吃一惊，原来是一种错觉，那个人是借这支歌的曲子来赞美先知呢。

他那如醉如痴的模样，那丰富多彩的面部表情告诉我，他是嘴里唱着颂扬先知的歌，心里却在想着那个使船长和水手们失魂落魄的玛丽亚。

他刚一唱完，另一个人就象要和他比赛似的立刻接上去，用一支流行歌曲的调子颂扬先知：

我真该死呀，美丽的姑娘，
你把我送到井底下，
砍断绳索不管啦！

这一切对我是多么陌生、多么难于理解啊！我从没想到我们国家的追悼会竟是这种样子！

诵经的人们闭上了嘴巴。一个人伴随着锣和竖琴的声音慢慢地敲起鼓点，那鼓声由缓变急。突然，所有的长老和来客都站起身来，按着同一个节奏，不停地叨念着：“主啊，主！”

我觉得，他们置身于这漩涡之中，已经失去了知觉。而